

抗戰小叢書第三十集

鐵人李洪金

李凡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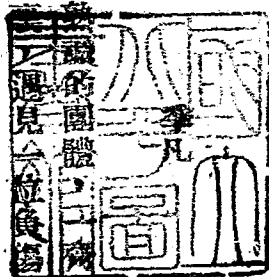


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編印

鐵人李洪金

有一天中飯過後，下着毛雨，我跟着一個熟識的團體，來到××醫院去慰勞負傷同志。在一間重傷兵室裏，我遇見一位負傷同志，他全身負了大小二十幾處傷痕。這在一般人，甚至給針頭刺一下，也難以忍受的。然而當我們和醫生一齊走到他床面前時，他就不由覺得驚異：他的眼睛還是那樣炯炯的放光，他的面部，雖然從頭頂到頸項，四週裹了綑帶，却也還同好人一樣的鎮靜。他不感到痛苦麼？不，我們決不能相信，他的身體上的感覺，和一般人決沒有兩樣，然而他竟能這般有忍耐力。我們全嚴肅而尊敬地在心裏感歎了。

起初，我們祇輕輕的向他慰問了幾句，不敢多煩擾他，而又出乎意料之外的，他竟強打起精神，滔滔不休的和我們談起他的



戰績來了。

青筋從他的額角上暴起來，隨着他說話時嘴的牽扯，如同幾條蚯蚓似的，怪惹怕的在皮膚之下蠕動。我們對他的許多英勇的可貴的戰績，自然非常想聽。可是，他那般費力的講着，我們怎能忍心聽呢？醫生也認為這樣講，對他的健康是有妨礙的。於是，我們一條聲說：

「同志！等你傷體好一點之後，我們再來聽你講吧，現在……」

我們的話沒有說完，他猛然一陣冷笑。祇記得當時，我們的心裏，都好像突然給潑了一盆涼水，有幾個同志的臉也轉白了。他笑着，隨又用着微微悽惻的音調說：

「哦，你們現在，就把我當成一個廢物了麼？……我告訴你：『他突然大聲；』我負了十幾處傷的時候，還在衝鋒呢。』」

我們又勸道：

「不，同志！假使你希望傷好之後，趕快再上前方去，現在你就要靜靜的調養。」

他歎了一口氣，對我們說的話，顯然有些接受了，但隨即又說：

「唉，我悶得很啊，你們既來了，聽我稍稍談幾句吧。」

窗外的雨漸漸下大了，簷水淅淅瀝瀝的響着。他又繼續着先前說的往下說了。他的話，好像有非常大的魔力，我們一個個，張着嘴，幾乎記不得是站在一個重傷兵的床前，而是站在戰場上，站在他曾經作戰的地方，親眼看着他在英勇的鬥爭，在行動，而不是在講話。那壯烈的時候，我們的血就向上湧，那勝利的時候，我們的嘴角就向兩邊扯。我們忘記了我們自己，忘記了醫院，忘記了天已漸漸黑下來了。……

最後，我們全好像從夢中醒過來，而突然從他那講得過分疲勞的神態上，覺得自己犯了罪了——一個負傷同志——他，竟然像一隻綿羊似的，精疲力倦地閉上了眼睛。而他已經講完了。

啊，我們既感到興奮，而心上又如同吊着一塊石頭一樣極其不安。

他說了些什麼呢？我一涓一點的，像黃金似的，不肯遺落一點，記在下面。

同志！你知道我姓什麼嗎？我姓李啊；我的名字叫李洪金。可是，你知道：這是我在軍隊裏取的名字，在家裏我又是叫另外的名字了。

我的娘老子都蠻不懂事，我要出來當兵，他們不肯，故意叫我的老婆成天亂哭亂鬧，還把我丈人找來嚇我，說要請人說話，如果我要去當兵，他是要打官司的。爲什麼打官司？說我不養他

女兒。他媽的，我笑笑，管他打不打官司，我當晚就溜了。我把名一改，你來找屁也找不到手。我可不像有些當兵的，沒有決心，到營盤裏混混；我是真心真意來打仗的啊。

那還在湖北廣濟一帶，哦，那時候，敵人正想拿我們的武漢。敵人自然想：早一天打下武漢，早一天好啦。所以，牠們是拚死命的來攻。有些人說：我們武漢沒有抵抗就放棄了。同志！這話是不對的。我們不是爲了保武漢，是爲了什麼？那時候，我們前線沒有一個弟兄，不希望多持一天。敵人掉老命來向我們攻，我們老實不客氣，是要給他個厲害看看的。所以，那時候，每天都有很厲害的血戰。有的時候，不要臉的敵人攻不下來，還放毒氣。同志！你們說：我的眼睛怎麼會變成這樣紅的？——就是他毒氣放的啊。可是，牠放了毒氣，我們也要打。有時候，我們一時站不住腳了，退下來整理整理，又是一個反攻上去，把鬼子

兵趕快直跑。

鬼子的大砲飛機厲害，其實他媽的，我們也並不在乎的，日軍不行，我們夜裏去摸，一摸一個準，一摸一個準。當時，我們這邊的傷亡固屬不小，敵人那邊，却比我們多無數倍。不過敵人既不要臉，又毒辣，他們怕給我們看見了那些死的傷的，他們只要來得及，就連死的傷的，一齊拖到村莊裏，架起火來燒，死人燒了倒還罷了，那些半死半活的鬼子兵燒得才真是可憐啦。這事情，你們相信不相信？從前我也不相信。有一次我可看見了：我們衝上去，一個村莊裏正在失火，老遠就聞到肉燒焦了的臭味，走到近邊去，還有些活鬼子燒得焦頭爛額的，沒有完全死。日本真是一個該滅亡的國家，做這樣喪盡天良的事。他媽的，既毒辣，又不要臉！我心裏恨透了他們。所以我打仗的時候，總是報復勇。我同弟兄夥兒常常說：

「他奶奶的，不拿起點狼氣給敵人看看，他們子子孫孫也不知道中國人厲害。」

我是不怕死的。怕死不打仗，打仗不怕死。在日本鬼子前面還畏頭縮腦的怕死，那才真是丟盡了祖宗的面子呢。大概也就因為這些緣故，連長、排長、班長都喜歡我。甚至有一次營長集合講話的時候，還特地把我叫出去，站在當中對大家宣佈道：

「你們看！李洪金是個新兵，他才來了三個月，他多勇敢！你們要學他的樣。」

唉！同志！說了你們要見笑：我們隊伍裏有些弟兄是很壞的。他們嫉妒我，有好幾次，有幾個傢伙當面來問我：

「李洪金，李洪金！你媽的，你想當官兒吧？」

同志！你們說，我聽了這些話，心裏氣得像什麼樣子？他奶奶的。老子一來沒有當官的才學，二來有這才學也不想當官兒。

依了當時的氣，真要結結實實的鏖他個半死。我說：

「你們這話是漢奸說的話。漢奸才巴不到我們不報奮勇呢。」

同志！你們說我這話對不對？自己弟兄夥兒居然說這樣的話，真是混蛋！我老實不客氣說：我不理他們，隨他們喝什麼舌根子，我只曉得打仗殺敵人要緊。

我的運氣也實在好，有許多弟兄不敢報奮勇，躲在後面村莊裏，戰壕裏，結果不是這個死了，就是那個死了。他奶奶，哈哈，——我常常報奮勇，常常上前，我總不死。起初，我連花都不帶一點。所以我的胆子越打越大，敵人砲彈打過來，一顆一顆落在旁邊，我連臉上的顏色都不變。有一次敵人在一個小山頭上，架了四架機關槍，還有步槍，一齊向我們射擊，我們衝過去，排長一看，不對勁，叫大家伏下來，預備向旁邊繞。我不懂應該怎麼

打法，可是，我就不願意繞。我說：

「你越繞圈子，敵人越打得兇，結果全給打光了蛋子。」

我一股勁兒對直跑過去，你看那些子彈吧，像蜜蜂似的，從牆角兩邊「唔唔唔！」的飛，一個也沒有中到我，我伏在那邊山脚下，他再打不到我了。那邊那些不敢跑過來的弟兄，却一個接一個的爬了起來了。我就一面叫排長招手，一面往上慢慢爬，我爬到快到敵人站的地方，一個手榴彈扔過去，又是一個手榴彈扔過去。奶奶，你說怎麼？一山頭的敵人，跑他個舅子了。我趕忙跑上去，有兩個鬼子兵正在搬一架機關槍，一見我的頭，嚇得什麼也丟了，連跑也來不及，向山那邊坡子上直滾。有一架機關槍，子彈都裝得好好的，可惜我不會用，不然，他媽的，轉過槍口去打，你看該死多少敵人！！

排長和其餘的弟兄看見我佔了山頭，這才跑過來。可是，等

他們氣哈氣哈的上了山頭，敵人早跑遠了。

後來排長，連長都責備我說：

「李洪金！你爲什麼一個人跑上前？以後要一致行動啊！」當時我聽了這話不服氣，後來想想，也有個道理。軍隊裏就靠一致行動，才能打勝仗。如果大家不聽話，亂跑，那是不成話的。不過，我對連長排長說：

「一致行動，是應該的，不過以後要叫大家也要勇敢一點。」

連長聽了我這話笑了，在連長心裏，自然也還是歡喜我的勇敢的。他居然把我升一等兵。我一想不對，如果有功就升，人家真是要說我想當官兒了，所以，我賭咒發誓的向連長說：

「連長！你如果現在把我升了，我就開小差。我勇敢打仗，一不要賞錢，二不要升級，我一心一意只曉得殺敵人。」

連長說我古怪，其實我一點也不古怪。

後來，你說怎麼樣？後來全連弟兄都服了我。有好些人當面來說我的好話，他們說：

『李洪金！你真行。』

我笑笑，嘴裏不說，心裏想：『爲什麼你們不行呢？大家都要行啊。』不過說句憑良心的話，實在不行的人，連上並沒有，提到要去摸營啦，打衝鋒啦，個個全是勁蹦蹦的。

有一次，我們的隊伍和敵人爭一個山頭，你進我退，我進你退，來回爭奪了六七次，結果還是讓我們佔住了，可是我們的班長陣亡了，也陣亡了不少弟兄。我們這一班落了七個人，他們六個沒有等上面決定，就推我當班長。連長排長也贊成了，我可決意不幹。結果爲這事，爭執好半天，我一看推不了，就說：

『要我當班長可以，我可還是拿二等兵的錢。』

他們說：

「那麼其餘的發歸那個得呢？」

我說：

「要上面不要發。或者拿來捐上去，捐給國家買槍砲。」
連長的意思，無非要我當班長，當時他答應了。這樣，我就成了個二等兵班長了。

在營班長的第三天夜裏，究竟幾號，我現在記不得了，反正是廣濟一帶最後幾次的戰鬥。

那一天夜裏，天上黑漆漆的，什麼也看不清。連長傳下了命令，說是要去摸營。命令我帶我的一班人當尖兵，先摸進去，悄悄的解決敵人的哨兵。

我接到這命令是高興的，我的一班人也高興。同志！你們知道：我們當兵的人，心裏想法同普通老百姓不同。普通老百姓，

時他走頂前面去打敵人，他們會駭怕，或者以爲欺侮他們；而我們不，我們如果奉到命令打頭陣，或者向後退的時候，斷後路，覺得高興：這是上面看得起我們，覺得我們行，有面子。所以，當時我們歡天喜地的。說句粗話：比做新郎，上丈人家去接新娘子還要歡喜。

在半夜辰光，到處都沒有聲音，我們七個，帶了槍，手榴彈，把大的方向弄清楚了，就在隊伍前面先向前摸了。

你們知道，去摸營，當然不穩走大路的，甚至於連小路也不走，專走那些沒有路的，最難走的地方前進。

我們像七個偷偷摸摸的賊似的，彎着腰，一面摸，一面眼着四面，耳聽八方，有時候給前面或旁邊的矮蓬蓬的樹嚇住了，有時候又給旁邊流水的聲音弄楞了。

你說我們怕嗎？不，我們絲毫不怕，我們要小心。我們不能

不小心，萬一我們沒有摸到敵人，而給敵人破了，那不但我們自己危險，整個隊伍都會受危險的。

那一天，敵人的情形是這樣的：他們有三百人住在一個莊子裏，而莊子這邊山地一帶，有他們的陣地，陣地裏大概有將近五百多人。我們這一營担任繞過敵人陣地，向村莊左邊摸。據說：另外我們全團的兩營，預備從村莊右面斷敵人的退路。再還有一團人，等我們摸到村莊裏，發出槍聲了，他們就從陣地正面進攻。所以，我們要盡量向左邊繞，務必在到莊子之前，不讓敵人陣地上發覺。

將近拂曉的時候，我們從蒼灰色的天空中，隱約看出了前面的莊子，四邊圍着茂密的樹林，隨着曉風在搖擺。我們心裏好像放下一塊大石頭，伏在一起。有一個弟兄快樂的，低低的說：

『謝謝菩薩，謝謝天老爺！我們要成功了。』

我們於是向後面取聯絡，一面爬近路口，尋找敵人的哨兵。當時，我心裏多興奮啊，興奮得發抖。我恨不能立即就發現了敵人的哨兵，一把抓住牠的喉嚨就捏死。

可是，你們知道，我們費盡了眼力，也看不出路口上有人影子，結果，我們通過了一個路口，什麼動靜也沒有。說起來應該奇怪吧？你說，這時候，我們怎麼樣？我們怕了，我們身上全打冷噤。如果敵人當真給我們看到了，我們決不會這樣的，壞就壞在敵人的影子也沒有。

不過我們想：也許敵人在這裏竟沒有放哨，此刻他們全同豬似的睡熟了。我們一面向後聯絡，一面又向前摸。終於像七個毛手毛腳的鬼似的，摸進了莊子，這時候在我們心裏重又燃燒起新的希望來了。我們都拔出了手榴彈，準備立即向前突擊。在我們眼睛裏有血花似的影子在飛舞，我們好像已經看見了那些睡熟

賊賊的敵人；驚慌失措的亂麻亂叫。我們又向前走，後面有輕微的雜亂的腳步聲，我們的隊伍像黑雲似的蜂擁過來，大家的心神都緊張到極點，有一種氣息都喘不過來的嗡嗡的聲音在空氣裏響。平常人說：『殺氣騰騰』。這裏是『殺氣啊』！我打了許多回仗，頂數這一天，感覺到這種『殺氣』。這種『殺氣』，不僅在向前湧，而且真像在往天上冲。

我首先向一個敞開的門口，顛着腳過去，這時候，你要知道，我手榴彈上的弦繩已經在小指上勾得牢牢的，祇要裏面有鬼子的一個臉孔，我就要叫這隻手榴彈在房子裏開花。可是，當我剛到門檻邊，就聽到了從我們隊伍後面來的槍聲，緊接着，四面八方好像都有槍口在對準着我們這枝隊伍射。那聲音，噢，那聲音不像槍口裏射出來的，而像一個大山，從天雲裏向下崩塌。我們的弟兄在忙亂地找掩蔽物，隱約聽到我們營長的聲音，大聲地，

像在狂風暴雨中間喊：

「伏下來，伏下來，不要慌，我們有辦法。」

這一聲喊，實在要緊啊！這也就是做官的才學啊！差不多所有人的魂，都給他這一聲喊，喚回來了。老實說，我勇敢雖勇敢，然而我決沒有這樣大的才學。起先，我的確也慌張了，我一時好像給大山上滾下來的石頭壓住了，壓得連氣都透不過來。我的腦子在打轉，只差一點沒有把手榴彈滑下去。我一時心裏，腦子裏，幾乎全停住了，不但不知道再怎麼樣，而且連想都沒有想。可是，給營長這一喊，我清醒了，我全清醒了，我的勇氣又來了。我趕緊離開那空屋，向下跑，同志！你們知道我去做什麼嗎？，我舞起手臂來，不管是我一班的，或是其他的弟兄們，命令他們：

「伏下去！伏下去！」

槍子彈得那麼急，猛然間，好像有一個人，猛力把我奔起的那隻手臂向後一摔，我幾乎給摔倒了，向後連滾了幾步。那恰好是抓着手榴彈的手，總算手榴彈還沒有滑下地，不然，我們那一堆，還得給自己的手榴彈炸死。

究竟什麼人來打我的手臂的呢？你們知道，那正是黑摸摸的，而人又是那麼亂，根本就不知道是誰。我又向前走了幾步，剛一伏下去，我就覺察到了：唉，同志！我原來是受傷了。我覺察到手臂發麻，用另一隻手去摸摸，濕的，那裏面不斷的流出水來。那自然不是水，——是血。我真難受啊！那不是爲我的手臂難受，而是，你們知道，我們這一晚什麼都沒有做成，大的斷殺還在後面，唉唉，竟先負傷了！

你們以爲我當時怎麼樣呢？我馬上叫起來，告訴連長，排長，或者弟兄們麼？不，我沒有，我決不願讓他們知道，同時那樣

黑，他們一時也不會知道。我聽到連長的聲音在後面叫了：

「李班長！你們一班人都歸隊。四連！起來！營長命令，我們和第五連向村莊右邊衝，第六連在這裏堵住左邊的敵人。」

與其說連長用嘴這樣喊，不如說：連長的話像一陣大風，把伏在地上的人，全刮了捲起來了。大家精神百倍的向右邊奔，一個個心裏似乎都明白：在這裏是死，我們要死裏求生，殺出一條血路來。連長又短促的喊：

「一二排第一線，第三排第二線，……」

我是第二排的，自然我屬於第一線，大家躬着腰向前，前面的槍聲越打越緊，越逼越近。還有從山地那方面——敵人陣地側面射來的子彈，好像網子一般，把我們蒙在中間。而我們全不在乎，因為也不能顧及這些。老實說：我手臂負傷的事情，當時是忘記了。

那時候，天已經朦朦放亮，祇聽得連長一聲喊「殺！」，這聲音立即就溶和成驚天動地的聲音，全線所有的嗓子，都儘力喊。同時，你們知道：這一喊，不但在壓倒敵人，也是激起了我們全身更大的勇氣，腿子全不由自主的，像脫了繮的狂馬似的，向前奔。我敢說：在那時候，任何人都不會有其他的想頭，所有的想頭只有一個：——把前面的敵人盡消滅光。殺啊，殺啊！敵人是依據在一帶坎地上，我們一往直前，敵人也決不退讓，大家拚刺刀，從朦朦亮拚到大天亮，我們所有活着的弟兄，都像成了瘋狂的瘋子。敵人，這一部份沒有死光的敵人退却了：而我們後面第六連給左邊的敵人也逼得退却了，我們向前追，第六連向下退，大山上的敵人却黑壓壓的，並沒有給我們另一團人衝下來，牠們乘這時候，分一部份火力，集中着我們射擊。唉，混亂啊！從來所經過的戰爭，也沒有這次的混亂過。但是，你們知道：在混

傷的中國，我們的營長指揮得還是很有效，那時候我們第六連能往下退，我們就往回退，這就是一個鐵的證據。這就是我們營長在混亂中所想打開的一條血路。

在這天中午，我們就完全衝開了這條血路，和預先在左翼埋伏的兩營聯繫上了，而且繳了敵人很多槍。大家真是快樂到萬分。但是，那還不是該快樂的時候，因為我們全團雖然匯合在一起，却還在敵人包圍之中啊！團長指揮一營人向後方和側方警戒，兩營人從這一面去衝敵人的山，以便夾擊敵人。我們是屬於衝山的，因此，隊伍散開，順着山回向上攀。我的連長却來止住我，要我在預備隊。為什麼呢？哦，對了，我講得太高興了，我竟忘記了告訴你們：我除掉在莊子裏，手臂上負了傷之外，衝的中間，我又負了五六處傷啊。我的頭頂擦破了，我的右肩打穿了，我的兩腿給擲彈筒炸了好幾個窟窿，而我的右手爲敵人的推刺刀，

劃了很深的一條口子。我翻身，不想這滿眼滿臉都在淌血，我完全變成一個血人兒。他們要我在預備隊，不讓我上前，我覺得這是等於罵我『沒用了』。我急透了，因為我還沒有倒啊，我的右手臂雖然已經抬不起來了，但是我還有左手啊。我說：我的喉嚨還是好的，我可以跟在隊伍裏喊殺助威啊。……

總之，我沒有下去，並且由於心裏急的緣故，我跑到最前面，帶着弟兄們向上爬，有些弟兄看見我這樣，爲我哭起來了，他們哭着搶上我前面去。連長也哭了，可是，我不哭，我沒有眼淚。

同志！實在事情不湊巧，你說怎麼？我正向上爬，一顆子彈來，我又負傷了。這次負傷究竟打在什麼地方？因爲受傷的地方太多，一直到現在，我也說不出來，那一個洞是那顆子彈打的，我倒下了，我向坡子下面滾了幾步，可是沒有死，我又爬起來跟着

往上爬，一個弟兄似乎哭的聲音，扯住我，極力扯住我，叫道：

「班長！李洪金！你瘋了麼？你瘋了麼？……」

我的確像瘋了，我掙脫了他，還是向上爬。……你們說：和敵人這樣大的仇恨，我又怎能不像瘋子一樣呢？並且，我相信，一定很多人比我還更厲害呢。

唉唉，同志！我不能再講下去了。……

哦，不，同志！我總要再告訴你兩句話：這一天我們打贏了我們和另一團人兩邊夾攻，佔了那座山，而我，我又中了幾槍還有炸彈，變成了現在這樣子。

他這一段話裏，我們聞到很濃厚的火藥味，很刺鼻的血腥氣。我覺得每個字，都有火藥，和通紅的血裏在裏面。聞到麼？看見麼？

他——我們這位可敬可愛的李洪金，很急促的呼吸，胸部上

覆的棉被，跟着一起一伏的波動。而室裏整個像死一般的沉寂。我們有一位小同志，顫着腳哭，去倒了一杯熱開水來，輕輕的喊他：

『李同志啊！李同志啊！』

他很疲乏的微微睜開眼睛。小同志要哭似的說：

『你喝一點開水吧！』

他沒有答應，也沒有拒絕，小同志在桌子上找了一隻湯瓢，一點一點的喂他。看他像一個初學吃甘草水的嬰兒，一點一點的嚥。

外面的雨，下得更大了，好像他的故事，感動得天地也在悲泣。

過了一會，他忽然又睜大眼睛看住我們，苦笑着說：

『同志！你們說我能不能好？……』

這時醫官恰好走出去了，我們武斷的，堅決的說：

『能好的。一定能好的。』

『醫官要把我的右膀子，齊肩頭割掉罷；我請你們求求他，請他們多下點工夫醫，不要割，割了以後再上前方，就不能打槍啦，……我看見有些人，腿子打斷了，也接得起來。』

我們於是聽了他的吩咐去找院長和外科主任商量，可是，他們告訴我們：

『非割不可，一定要割，不是省事，而是不割的話，他的生命就危險。』

在醫學方面，我們自然都是外行，但這一番話，使我們聽了非常難受，記得：委員長曾說過：『醫好一個傷兵上前綫，勝似十個新兵。』我看李洪金還不止十個新兵的力量。

我們幾乎不敢再去見李洪金，我們恐怕傷了他的心。不過，

末了，我們還是去了。我說：

「李同志！我願你一切都如原來一樣的健康起來；但是你要聽醫官的吩咐。醫官不會害你的，醫官答應儘量想法子保全你。即使醫官認爲非割一隻膀子不可，你也不要灰心。李同志！我們只要有一口氣，用各種各樣的方法，參加抗戰都可以。我們如果殘廢了，可以留在後方生產，可以用嘴向士兵，向老百姓宣傳。你這一番經歷，就是你宣傳最好的材料，我想你能鼓舞起無數人，更英勇，更堅決的去抗戰。你對抗戰的功勞同樣是很大的。」

從這天之後，只要一有機會，我就帶一點牛奶，蛋糕之類的禮物，單獨去看李洪金同志。

第二次去的時候，他的膀子已經割掉了，他很痛苦。

第三次再去的時候，他已經稍稍穩定了，我在那裏和他談了

很久，我把抗戰的消息說給他聽，我調牛奶給他喝。他實在是一位偉大的英雄，我更心的崇敬他。

此後，我的工作忙了起來，而且必得暫時離開那地方，臨走之前，滿想再去看他一回，結果沒有做到，我買了一些東西，寫了一封信，請一個朋友幫我送去。

這樣，我和他隔了四個多月，我又回到那裏去了，我剛到的那天晚上，記得又是一個下雨天，我高高興興，帶了一大包禮物，拖泥帶水的跑到醫院去，我走進醫院門，跑向他住的那個房間，我真像去會一位久別的熱愛的情人似的，幾乎來不及進房間，我心頭的喜悅就抑制不住了。誰知走進去，沒有他，其餘的人也換了，於是退回來找院長，院長不在，找外科主任，也不在，我多失望啊！我站在走廊邊上，楞住了，我想：或者他已經轉到另外地地方去了。正在這時候，我的肩頭上有一隻手壓住，同時一個

上唇上修着短撮鬍子的臉，勾過來，緊湊着我的臉孔看，我定神一看，啊，是院長。院長把背脊向後一仰，笑着叫道：

「哈哈，我老遠猜到你就是你。我知道：你是來看李洪金的，是吧？」

他沒有等我回答，就拉住我的手，到他房間裏去，從寫字台的抽屜裏取出一封信，一面交給我，一面說：

「你來得真不巧，你來得真不巧，只差兩天。」

我一面看着信封上歪歪倒倒的幾個字，一面心裏在跳，因為我怕——我怕李洪金死了。

但是，這只是一會兒，我就放心，我完全放心了：原來李洪金又上前綫去了。死，那是我一時的多疑，因為過分衝動了，說句迷信話：像這樣的抗戰英雄，就是要死，天也是捨不得他死的。總理在天之靈，更捨不得他死的。

院長告訴我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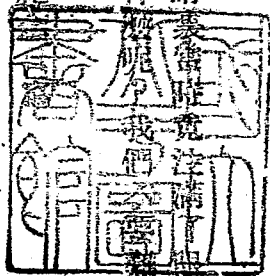
「了不起啊！了不起啊！了不起啊！其實他的傷口還沒有十分好，他又掛着一隻空衣袖上去了。你說：中國像這樣，不能得到最後勝利麼？」

我跳起來叫道：

「能夠的，能夠的，我們一定勝利。」

我既興奮，而又微微感到點難過，我眼睛裏當時竟浮現了淚，我的聲音也哽咽了。但是，我悲哀了做什麼呢？我們已經過，有這樣的英雄，我們要笑。

二十九年 總理逝世紀



[illegible]

82

204077
(2)